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上海闲话

上海嗲妹妹与蛔虫

◆ 储有明

茄山河

拿娇滴滴个上海嗲妹妹同腻心来个蛔虫摆勒一道讲,阿要煞风景!假使辰光能够倒流个闲话,倒退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恐惧症;三十岁出头了还没女朋友。勒了一次“家庭派对”浪向,几位年轻女宾当中个一位上海嗲妹妹嗲溜溜个声音拿伊吸引过去。只见那位上海嗲妹妹穿一件量身定做个乔其纱旗袍,身材娇小,明眸皓齿,明艳赛过电影里个当红女影星。

伊成了那次家庭派对上主角,好几位西装革履个男青年争先恐后个请伊跳舞。其中一位有点油头粉面个长脚男青年,还半开玩笑半当真个搭伊表白。一下子场面有点尴尬。只见伊不慌不忙从腋下个旗袍盘扣当中抽出一条雪白丝巾,用兰花指轻轻捏牢,半遮半掩樱桃小口,朝“长脚”男青年娇滴滴“啐”了一声。接下来,伊让真丝绢头搭“兰花指头”勒了半空当中划出一条小小弧线,又让白丝巾回到旗袍扣浪,趁势用小乌依人个姿势,拿大半身

体倚靠勒旁边身材高大个女伴身浪,接下来轻启朱唇,嗲声嗲气讲:“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蛔虫”恰恰是发糯米嗲个上海嗲妹妹顶顶欢喜讲个闲话:“啥人晓得伊真心假心,我又勿是伊肚皮里向个蛔虫!”

老里八早

当年我是老三届学生,拨分配到农场劳动。勒了农田里忙碌一年后,拨调到食堂当了两年炊事员,负责烧菜。

所谓食堂其实只是间草棚(后来盖了瓦房),既没煤气,也既没自来水,至于冰箱更勿可能有,只有两只大水缸、几把菜刀搭锅铲、几只盛饭菜个木桶、大盆子,还有几只摆菜个箩筐,迭就是食堂个全部家当了。“硬件”实在简陋。年少气盛个我对此毫不在意,听了领导一番热情鼓励个闲话就立刻走马上任了。

当时勒连队当炊事员也算是肥缺,勿少人眼热我放下锄头、铁锹,穿上白饭单。但我上岗以后却只觉着辛苦搭吃力,既没半点轻松。要为全大队三百多人烧饭烧菜,实在让我费尽心机。众口难调且勿讲,副食品供应紧张更让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食堂蔬菜由本队蔬菜班供应,品种少,只能有啥烧啥。豆制品是附近农民做个,但必须用黄豆去调换,队里黄豆少,只能隔三差五调剂了吃。鱼几乎既没,一年难得吃几趟。蛋也极少,只有猪肉还能买到。每顿饭勿但三四只菜必须烧出来,而且量也一定要控制好。少了勿够吃,多了要浪费。每顿是现烧现吃。有辰光勿够吃只好到附近连队去借菜应急。烧菜成本也要掌握好,既勿能亏本,也勿能盈利。我常常是吃了上顿想下顿,过了今朝想明朝。

费心是一方面,劳累也够我受个。烧菜兼采购,一年四季勿管刮风落雨还是酷暑严寒,天勿亮四点多钟就要摸黑起床,带仔隔夜从会计手里借个百来元钞票(当时也算是巨款了),骑上队里个破旧脚踏车,到十几里外个集镇去采购。一路坑坑洼洼,又既没路灯,损倒是常事。有辰光落雨,脚踏车勿好踏,我只好赤脚用扁担挑了肉从镇浪走回来。一路泥泞,几趟滑倒,浑身齐湿透了。早浪七八点钟我满载而归,卸下一百多斤猪肉,就开始张罗中饭。中饭忙完,休息一息又要开始忙夜饭。一直要忙到夜里七八点钟,拿食堂里里外外收捉清爽才可以休息。假使碰到场部拖拉机手来队里夜间耕作,还要烧半夜饭摸黑送到田头。一天下来只觉着疲惫勿堪。有辰光水泵坏脱,要一桶一桶从河里挑水,还要跳到冰冷个河里去修水泵。

有人认勒食堂工作多吃多占勿稀奇,但阿拉当时自觉得到开饭后再吃,剩啥吃啥,吃多少记多少,决勿以“权”谋私。大概因为廉洁作风过硬,所以尽管菜烧得勿算好吃,我勒队里还是蛮得人心个。按第一批发展入团,“五好职工”评比也榜上有名,后来还当了炊事班长。一直到1971年底调回上海,我才脱下了白饭单。当过两年炊事员,迭是我一段难忘个个人生经历。

我勒农场当炊事员

◆ 冯济民

灶披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沈一珠

最近两年常常到杭州去白相,第一是因为好白相,尤其是眼热勿少朋友勒了杭州郊区一个看得见风吹稻浪个山坳里买了房子。其实花铜钿买房子勿稀奇,稀奇个是伊拉觅着了一份花铜钿也买勿着个友好关系:比方,一家包了馄饨,另外三家吃饭个辰光台子浪就多了一碗馄饨;又比方,夜里四家人家集中到一家人家搓麻将,第二天就会一道吃早茶。

又或者,其中两家一时兴起,竟然只用两个礼拜就开了一间咖啡馆,自家既做老板又做伙计,烧咖啡、泡茶、汰杯子、揩台子,赚不赚铜钿勿晓得,不过听着一句闲话我记得蛮牢:就当是自家屋里一个外挂客厅,有朋友来白相,坐了屋里向总有点拘束,朋友来之前需要收捉房间,朋友回去了还要拿物事归位,蛮费心费力,所以勿如一律齐勒了外挂客厅吃吃喝喝,茄茄山河。想买单就买,想存一笔茶水铜钿勒了店里也蛮好,朋友情谊,细水流长,日脚慢慢过。

第二当然是因为吃。上半天9点钟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出发,50分钟左右就到了杭州东站,地铁再加网约车,随便哪能,11点钟之前肯定可以到朋友们买房子



海人用咸菜,杭州人用倒笃菜。咸菜是用雪里蕻摆勒了鬻里腌制,吃之前拿出来绞干水分,质地比较软烂。倒笃菜用大叶芥菜,腌个辰光,鬻要倒过来,让菜自然洩出水,迭能一来,倒笃菜就比较干,吃上去更加有嚼劲。最近勒了一家卖菜网站浪发现一个倒笃菜个平替,芝麻芥菜,假使依欢喜迭种口感,就可以买来试试。

两种面浇头,一个是肉片、笋片配硬结个倒笃菜,另一个是肉丝、笋丝配水汪汪个咸菜;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体到面点浪向,就是杭州人有片儿川,上海人有咸菜肉丝面。

其实迭个两样浇头个做法是差勿多个。肉搭笋要么切片要么切丝,准备好以后,咸菜切碎备用;镬子里加油烧热,肉片或者肉丝煸炒到断生盛出来,笋片笋丝摆下去煸透,肉丝、咸菜碎末一道倒下去翻炒均匀,加少许酱油、糖、清水,大火滚一滚,咸出来,就是一份好吃个面浇头了。



沪语趣谈

沪上蟹语

◆ 福华

又到品蟹时节,想起了上海话中关于蟹的一些有趣俗语。

吃蟹是一件精细活,甚至要用到成套工具“蟹八件”。如果像牛吃东西一样将蟹完全嚼碎吞下,那是胡来的吃法,上海人将其称为“牛吃蟹”,这个俗语亦比喻无法胜任某项工作。

蟹如果没有了八只蟹脚,就会寸步难行。上海人用“呖脚蟹”形容孤立无援的人。

秋风起,蟹脚硬。蟹脚太软,

上海人称为“软脚蟹”,常用来比喻软弱无能、胆小怕事的人。

旧上海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下面,常有一批跟在后面做事的小脚色,被上海人称为“蟹脚”,犯罪团伙中的从犯便是此类角色。

死蟹体内易滋生病原体,导致中毒和过敏。上海话中用“死蟹一只”来形容无能为力、没有办法。

蟹壳的颜色介于黑色和青色之间,有一些布料或衣服的颜色,上海人称为“蟹壳青”,颇为形象。

沪语中古语

今古“黄鱼”略不同

◆ 叶世恭

作为喜食海鲜的上海人,对“黄鱼”是不陌生的;非但各类丰俭食谱中多有黄鱼,就连日常闲话中也会用它来作比喻;譬如:不开窍的头脑叫作“黄鱼脑子”,人的小腿肚子叫作“黄鱼肚皮”,脚踏三轮车叫作“黄鱼车”。此外,曾经遍及百姓餐桌的廉价黄鱼,还一直被上海人隐喻贵重的钱物。过去铸成十两重或一两重的金条,就叫做“大黄鱼”或“小黄鱼”,《上海话流行语》:“大条子,指旧秤十两重的一根金条,也说是成‘大’黄鱼”,旧时使用者较多。”还有当年那张色泽偏黄色的纸币,被称作“黄鱼头”,俚语说:“袋里一张黄鱼

头,走起路来神抖抖”;《上海话流行语》:“黄鱼头,指5元一张的人民币,‘鱼’和‘五’的上海市区话口语读音相同,流行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以中原地区为饮食文化中心的历代王朝,最初是把一些色泽偏黄的淡水鱼叫作“黄鱼”的。例如:晋代郭璞注疏的《尔雅》和宋代李石《续博物志》里,都把鲑鳟鱼(古称鳟鱼)称作“黄鱼”。宋代钱易所作的《南部新书》中说唐代“开元宫掖,竟食黄鱼,故打河阳池养之,谓之‘黄鱼池’”;唐代《酉阳杂俎》还记载,唐文宗李昂被宦官幽禁终身的“甘露之变”的前兆,就是“河阳黄鱼池冰作花如缬”。“河阳黄鱼池”内所养的黄鱼,据信即是黄颡鱼,也就是上海人习惯所称的“昂刺鱼”。在内陆

池养殖的情景,坐实了当时的“黄鱼”非海鱼。

古人对海里黄鱼的认识也不晚。春秋时吴王阖闾率军入海逐东夷人之后,就把这味海鲜带上了王宫餐桌。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说得清楚:“吴王回军会群臣,思海中所食鱼,……鱼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的黄鱼,最初的官方命名叫“石首鱼”。把石首鱼称作“黄鱼”的,是沿海的渔民。唐代《裴铡传奇》中说:“(海康)风俗,不得以黄鱼髓肉相和食。”“海康”就是如今的广东省雷州,这应是当地渔民的叫法。据说现在民间依然有海黄鱼不宜与猪肉一起吃的说法,只不过多是从食物相克、饮食健康的角度解读。

阿拉身边个“耀耀”

◆ 侯宝良

前几天下半日,居委里来电话通知:叫我去领一样物事。去了以后才晓得是三楼邻居耀耀妹妹拿伊当志愿者得到个奖品转送拨我。我想伊为啥自家勿送,要让居委转手呢?居委干部看出了我个疑问,笑笑讲:“耀耀就怕依客气勿肯收,特地要居委代转。”

讲起“耀耀”,伊确实是阿拉生活里个希望之光。我早过古稀之年,妻子勿但年近古稀,而且有视力残疾,自从女儿定居国外,阿拉生活里难免碰到困难。有了困难,妻子勒了微信群里求助,住勒三楼个耀耀就会热心相帮,伊勿止一趟安慰阿拉:“爷叔、阿姨,近邻胜过远亲,有困难随时来寻我。”平常天气有变化或者楼里向有啥情况,伊还会通过微信提醒阿拉:阿姨落雨天外出要当心;明朝楼里清洗水箱,夜里多备点自来水;今朝外头刮大风,既啥事体少出门……真比自家还贴心。讲起来我斜气勿好意思,到现在

还勿晓得伊个真名,只好拿伊当自家小辈,直呼伊小名“耀耀”。慢慢熟悉了,有一趟我顺便问起,才晓得伊是八零后,跟我女儿同龄,伊阿爸比我大几岁,所以伊叫我“爷叔”,帮就更加亲切了。

耀耀还加了我个微信,为我顺利使用智能家电保驾护航。我平常碰着问题就直接求教,妻子多次责怪我,让我尽量少去麻烦耀耀。后来耀耀晓得了,安慰我讲:迭是增加切磋、学习个机会。勒了伊个指导下,我勿但掌握了各种社交、网购之类个手机应用,还能玩转音频、视频、语音朗读,让老友们的刮目相看,讲我与时俱进老有所为,啥人晓得迭些成就就是耀耀个功劳。现在人口老龄化,居家养老离勿开邻里个关心、社区个关照,能有像耀耀帮能个邻居真是福气呀。